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序補義卷十六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祈父之什

祈父刺宣王也

傳云祈父司馬也箋云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

六軍之士取於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

宣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乃令祈父出禁衛以從軍

通詩皆役非其職而怨之之辭蓋司右虎賁如後世羽林佽飛之類行則專隨車駕居則扞衛王宮而征役則非其職也

予字略頓爪牙一日不可去諸身者也轉移也恤憂也指征役若云遠戍則宣王無戍申戍甫之事

一章爪牙取以為喻二章直指爪牙之士立言之序也靡所厎止謂征役正未有艾也

三章王之爪牙爪士無從征役之例既不聞之矣而

獨子無從征之例人盡聞之而亦不聞也信乎其不聰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通鑑外紀云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予于恤蓋謂此四役也或據穆天子傳以此為穆王之詩則非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此借留賢之辭以刺宣王也賢人既去之後述其將去留行之作使王聞之而悔悟耳首二章永朝永夕即以為幸乃前此日在王側而王不以為異也三章爾公爾侯以挽其行而天位天祿王不與之共也末章白駒空谷猶望德音而王未聞其思之也語語諷刺

一二章上四句但於白駒致其留戀之情而下始指

出乘駒之人食我場苗謂縶維其駒而飼之以苗使之不去也逍遥不敢強其仕但欲其遨遊數日猶勝於決然以去也嘉客留之暫客於斯不能使之安於此也

三章謝氏枋得曰賁華采也賢人所至山川草木皆有華采蓬户皆有輝也汜家相曰方其賁然來思我正期爾以為公以為侯而執意今兹之逸豫無期乎

按逸豫隐居自樂也無期無公侯之望也於是告之

曰君臣義無可逃公侯豈異人任安可過於優游决於遯思哉尚其責然返駕也蔣氏悌生曰所留之賢必當時之俊乂而留之者亦家父吉甫之徒與國同休戚者也

四章然而不可留也彼在空谷之中秣其馬者生芻一束耳無俟我之苗藿也徒想見其人如玉而已然國家有大事猶當見訪幸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置國是生民於不問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或以此為送行之詩與驪駒同則爾公爾侯無謂矣或又以為共伯歸國之作尤謬

黄鳥刺宣王也

宣王初政哀鴻得所及其終也畿内之士大夫有失職而遠適異國至困而思反者詩人為王述其言以見政衰於上人民困於下王其克終厥德以無墮中興之業也此及下篇俱有族有家知為大夫失位者

之作也

一章蓋以黄鳥自比呼而告之曰爾無集於此邦之穀而啄我之粟當翻飛去也

二章不可與明是馭强之法亦止謗遠怨之方唐人得之便有唾面自乾之策

三章立言有序彼既不以善相接不與我相知我自不樂與相處矣安得不賦歸來

黄鳥三章章七句

王氏蘇氏並謂賢者去國詩故謂諸侯之兄弟來

依王室窮困而反古義又謂共伯歸國之作皆非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此詩亦大夫失位其子弟就昏于異國大夫之家有

負約不納者故詩人述其辭為王誦之也其曰昏姻

之故有父母之命也箋云婦之父婿之父相謂昏姻

其曰言就爾居言就爾宿不敢負約也兩言爾不我

畜畜者止也不止而留之志在求新匹也所以求新

匹者以儔者之貧不如新者之富也於是正告之曰凡為人者誠不以富亦祇有信有義足異於人乃可貴耳今舍信義而求新特豈足多乎喚醒之使之自反也上無教化下無風俗誰實主之序所云刺王也

三章當從集傳作賦也惡木自蔽惡草為食是旅人艱苦景況正蹴起一富字

不言彼之負信無禮只以不我能畜該之不言彼之厭貧謟富而但言富不足異皆忠厚之至末二句當

從論語集註不必別作一解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此詩蘇傳疑為諸侯求卿士而不得然依樗采葍語甚不倫王氏泛作依其姻親詩故又分兩篇為同異姓皆臆說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此述宣王考室以著中興之盛也前二章一篇之綱式好弟也似續孝也孝弟立而家齊而國治王者治

天下之本也三章治垣定考室大勢四章言堂五章言室從攸芋攸躋以至攸寧早為後四章伏脉六章言夢七章言占八章男子之祥九章女子之祥考室時頌禱之辭也　或云關鍵在似續妣祖鄭氏補德行國富人民殷衆正考室之本為似續之基公劉造豳古公作岐皆妣祖之已事其不陋不侈正善於似續處兄弟為妣祖之分體現在者以式好為難故為王辛之子孫紹妣祖之箕裘未來者覆墜是懼故遠

為王期之無非似續也

一章上四句是言室下三句是居此室之人鍾靈毓秀卜世卜年而和氣致祥必自最親者始今幸式好無猶則太和元氣已絪縕於此

猶訓謀兄弟之間坦然共見肫然相與便是式好若彼此各有所謀而彼此各不相知便是邪謀

二章似續所包甚大築室其一耳君子將營宫室宗廟為先然只在百堵中不必以首句貼祖廟　此上

三句承前章上四句來言所以致此者原非苟且已含三四五章意居處二句承首章下三句來言和好者不獨兄弟已含末四章意

三四五章承築室百堵來治垣而言風雨除鳥鼠去則下文堂室規模已粗定於此　四五章寫堂室的是王者氣象又的是盛王氣象後世甘泉景福徒形侈妄

下莞上簟四章近脉承君子攸寧遠脉承爰居爰處

二句來子孫萬億頌稱常談而假之於夢寫來別是一番出色或謂視周初淳樸之風少減良然然亦雅而近於風者也

太人占之是末二章過脉

但言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則其德之宜君宜王可見有謂今日之男即他日之兄弟者謂太子為天下之根本者謂男當繼螽斯麟趾女當繼樛木卷耳者謂無非無儀是鑒于牝雞之失以為戒者雖其理未嘗

不該而均非詩旨所重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按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或以新宮即此詩燕禮下管新宮大射禮乃管新宮三終儀禮作於周公知新宮非此詩矣

無羊宣王考牧也

詩之美宣王者大都形容其中興氣象假如人民困苦饑饉洊臻則百物凋耗安有此蕃庶之牧事惟時

和年豐室家稱慶然後萬物得所是以上三章言牧
事之成而末章即以富庶之徵繼之
觸則敗羣燥則有疾濈濈濕濕正其盛處言外便含
牧政之得宜二章上三句是物之自順其性而爾牧
三句是盡物性之一端可補周禮未備
三章上三句言牧之閒暇下三句言羊之壯盛末二
句忽一總是人與物天機鼓動相習而且相忘矣宣
王之牧正梁喬曰吾心無順逆鳥獸之視吾猶其儕

也甚合詩旨

豐年溱溱是現前實境而必假之夢者從一節推廣到全體苦於辭意不倫故假牧人之夢方與上三章浹洽若言牧人真有是夢太卜真獻夢於王則癡矣衆維魚言始而夢衆既而夢魚於占法為少變多之象變者占夢之官謂其變耳謂始則夢少繼而夢多耳非謂夢人變為魚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箋云從此至何草不黄為幽王之變小雅

箋云家父字周大夫也疏云知是大夫者以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若幽王之初八十五歲矣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孔父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父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

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世稱叔也

此詩前三章歴言尹氏有辜人望而據位不去也説到不敢戲談已至防民之口道路以目光景於是想到厲王監謗至於失國可不監視於此而蹈其故轍乎若幽王尚存而云國既卒斬似無此理或又疑厲王未嘗亡國按史記厲王虐國人流王於彘則國之卒斬亦既然矣

二章正幽王之世天怒於上人怨於下鄭桓公所謂

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者

三章末二句頗難安頓盖前六句一氣注到俾民不迷上詩人呼尹氏而告之曰太師之職維持四方輔佐天子使民生養安全而不至迷亂今日者民不見愍於天矣所謂俾民不迷者安在汝復貪戀此位必至空我師而後已也迷者昏亂之謂茫然不知其生全之所在也不弔指上薦瘥喪亂説師即民空甚於迷今日迷將來空矣

四章箋云仕察也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不問而察之

承上章天怒人怨如此由於王之不能進君子而退小人也蓋凡事不躬親則民不信矣惟不躬親故弗問弗察而小人得以誣君子王豈可聽其如此哉惟以夷說者接君子而以決斷者去小人毋以小人而危君子也小人去則小人之黨皆去瑣瑣姻婭何至膴仕乎　夷平也箋於第八章云說也蓋不得其平

則不說故夷者和說之意

五章承上章言今日者昊天不傭降此尹氏之鞫訩昊天不惠降此尹氏之大戾王誠一旦去之而用君子君子如至民心之憂患一時而息君子如和說民心之惡怒一時而去猶曰庶民弗信未之有也　兩此字即指尹氏

六章王不哀此民而曰昊天不敢斥言王也賢人不用即不哀此民矣國成即國鈞也民之不寧皆秉國

成之尹氏致之王不自為政而一以見委以致百姓之困窮而勞敝也

七章承上章言小人柄用君子斥逐則亂靡有定而百姓困敝天下皆然

八章此承上章天下昏亂由於用小人遠君子彼君子者豈無意於王哉於爾惡怒方盛之時如視爾之矛戟欲刺然固避之恐後矣及王有悔心既説既懌君子又歡然相與酬酢焉

九章言昊天不平而薦瘥喪亂使我王之不寧如秉
國成之尹氏能懲創其心引用正人則君子亦未嘗
不樂為酬酢匡其不逮焉乃不惟不自懲反怨惡正
人必中傷而後已斯真妨賢病國不容一日立於其
朝者也　此言不必王能夷懌即尹氏能懲創自新
君子亦不終拒之
十章訩鞫訩謂禍患也推究禍患之所起由於尹氏
窮究禍患之所止有不忍言者訛其心者變其信任

尹氏之心也訛則明明則所任皆當訛則公公則所為皆平而天下嘉賴之　前章冀尹氏之自懲尹氏既不能自懲故以訛其心望之王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按幽王昏主也尹氏大奸也而詩人刺尹氏者語語刺骨刺其樹威真炙手可熱刺其播惡真道路以目或冷語問之則曰不平謂何誰秉國成使之汗顏或甚言責之曰空我師曰鞠訩曰大戾幾令

骨戰刺其怙惡不悛則曰憯莫懲嗟又曰不懲其心刺其中傷善類則曰罔君子怨其正尊其名曰太師指其實曰小人而平日之倚氷山趨炎熱者只以瑣瑣兩字盡之不足責也可謂盡情刻酷矣而刺王則語有含蓄弗躬弗親兩章正言親賢遠奸之道下章王不能然則曰昊天不弔未嘗斥言王也刺其斥逐君子但言相爾矛矣刺其任用小人但言不自為政刺其違天虐民但云卒勞百姓

而又以既夷既懌引進之又以畜萬邦歆動之即王訩二字以禍患言不以君德言而歸結於式訛爾心之一言君臣之義也

正月大夫剌幽王也

此大夫欲幽王用賢以救亡也前三章言天道變於上訛言興於下刑罰日酷無辜被刑而國其岌岌皆小人致之也然亦非小人之福故四章言天道難欺而總由於王心之蔽故五章言賢否莫辨于是君子

局天蹐地惟訛言之及而人主於君子亦仇仇然不之用推其故女寵蠱於内讒夫得交搆於外宗周將隕焉然非不可救也故又以車為喻言棄輔則輸載無棄則踰險若之何恣情剝削善類一空國家之危甚於累卵而植黨播惡之小人方華膴自腴斯時政安得不敗亂民安得不困窮天安得不示變國安得不滅亡也哉此後四章之意也

一章訛言不可泛說蓋顛倒賢不肖而中傷善類之

言也訛言不一或明用攻擊或暗用抵排或使黨人為鷹犬或通宮掖為内援皆訛言之作用也曰民者對天言則皆為民念我獨兮自念之也哀我人斯自哀之也故下章呼父母訴之

二章郝敬云訛言之人巧肆中傷言人美好惟自口出言人莠醜亦自口出

好言莠言猶云譽言毀言也詩人有一段憂國之心即有一種正直氣象救正語言小人以為苗之有莠

去之後已是以有悔也

三章箋云辜罪也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

天之繁霜由於政之酷烈釋詁云無禄死也詩人言憂心惸惸念我值無可逃生之世嚴刑酷法及於無辜之人并其臣隷刑之哀我人斯手足莫措更從何處求生乎箋云當於何得免是難我觀斯民正如烏然將來不知止于誰之屋也

四章承上民之無辜并其臣僕言訛言交搆善人被戮幾疑天之夢夢矣抑知福善禍淫理自不爽小人之禍人者適以自禍也維皇上帝其靈赫赫不小人是憎而伊誰云憎乎　殆者人人自危有定謂潦盡潭清從前氣焰一時氷釋也

五章謂山蓋卑雖岡陵亦以為卑猶以賢為不肖也訛言如此而王莫之懲彼故舊之臣可以決是非占夢之官可以辨吉凶名而訊之宜其有所救正矣今

皆以聖人稱王則王以為賢竟賢矣王以為不肖竟不肖矣誰知此中之是非得失乎予指王詩人代王予之也

六章甚言訛言之流毒可畏也嚴緝云人謂天為高而我不敢不曲身傴僂而行懼壓也人謂地為厚而我不敢不累足小步而行懼陷也喻處亂世禍生意外不可謂必無之事而不懼也人孰不疑其言之過然實則有倫有理何也葢當時羣小肆毒以害人無

所不至不可不慮也末句朱子加使之至此四字言今之人胡為肆毒使我局高蹐厚至此乎

七章言已之不能救正于王以王之不見用也瞻彼阪田之中尚有菀然特生之苗是阪田若有助於人也曽大臣而無以助君德乎乃王之危苦我者日甚一日如不我克焉則效忠無路矣吾思先王求我為法之時如不我得故我得盡其力今也動見掣肘既拘執我而又仇仇視我則亦何以盡我力耶抓不安

也言危苦也作詩者必用自宣王而留於幽王者

八章窮禍亂之本由于女子為小人内援故君子救

正無從也今兹之政胡為厲矣作一詰問神已注着

褒姒按漢書趙飛燕入宫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

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是時漢猶未滅也國語史

蘇云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以女戎勝晉是時晉亦未

敗也而云然者其幾已形知其斷然耳且褒姒滅周

不特詩人早見及鄭語史伯曰若伐申而繒與西戎

伐周周不守矣亦料之於未然也
九章上章說到褒姒滅之已吞聲嗚咽而此及下章
一反一正開出生路來勸其亟用賢人以救禍亂也
顧氏兆麟曰依蘇傳永思其終則終其永懐倒句法
也又字照既載亦倒句法負重行遠而又陰雨濘滑
總見無可棄輔之理也
十章終踰絶險言留輔顧僕終能踰越絶險之地而
無患也已盡喻意于是又醒之曰王曾是不以為意

而棄絕賢人乎故下章遂言君子罹患之事

十一章承曾是不意而痛切言之王非但不能用賢而斥逐刑戮惟恐不至君子遜遁言避禍或奉身退休莫逃仇人之鋒而復不能免憂者詩人憂之也憂不在君子而在國家也不敢斥言王故曰國亦以見為為虐者之衆也

十二章承上章言如是則宗周之滅必矣而小人者方且樹朋黨植私交安危利災絕不知其禍之將及

也前四句說得極熱閙忽接念我獨兮二句所謂一人向隅而哭也

補正云小人秉權其姻黨鳴豫必甚相稱引故曰昏姻孔云春秋傳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十三章補正云小人之虐以濟其貪也此有屋有穀者即為佌為蜴者也小人之封殖如此則民之無祿可知是天降禍亂而椓喪是也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彼厚自封殖以病民者雖此禍可也而惸獨亦將與

馬誠可哀也富人即謂小人之昏姻孔云有屋有穀者若以富民之夭椓為不足惜非義所安哀此惸獨哀其無辜而罹禍孟子所引乃斷章取義

無禄無生養之具不得生也前十二章俱是憂國獨此章是憂民國是已非民困已極周室之亡可立待耳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詩故云申后太子之辭詩億云詩作於幽王已弑

平王未立之時皆臆說也

幽王嬖褒姒事備見於國語史記劉向列女傳諸書然載其裂繒舉火足矣而龍漦神降檿弧箕服抑何為者豈非逞妖誕不經之說寃暴君亡國之罪歟其後巨君遂籍符命以篡漢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此大夫刺幽王用皇父以召天變而不敢自逸者惟

此大夫前三章言天變而歸之人事四國何以不用

其良乎巳呼起王朝盖京師者四方之則朝無良士故四國尤而效之也不臧者天變也言為何人而有是變乎巳呼起皇父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巳隱刺幽王及皇父以下小人乃懲之者獨一作詩之大夫恐黽勉無益耳七子比周艷妻煽處其罪總歸皇父皇父積惡多端其顯然者在營向一事殘民以營私不仁甚矣而反自言曰禮則然則禮者乃徹人墻屋壞人田宅之具也工于自誺矣而反稱之曰聖則聖者

乃擇多藏實車馬樹朋黨之術也極哀苦中作此趣語

一章十月之交謂九月之晦十月之朔日月交會之時也朔日辛卯十月之朔為辛卯也四月純陽陽氣正盛陰不避陽而食則陰盛極矣十月純陰陽氣甚微而猶為陰所食則陽衰極矣故此兩月日有食之尤為災異

二章疏云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

謫於日月之災

三章集傳以震電為十月事如後世十月雷未可知也若夫日食在幽王六年三川震岐山崩在幽王三年集傳乃併指為十月事則失考矣此由日食而及震電由天變而及地異立言之序如此

四章羣小結内援以肆虐嬖妾借外權以固寵未有不亡者也

五章述民言以責其不仁三代之時凡有興作必庶

人協謀洪範所謂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所謂即我謀也皇父不然徹我墻屋徙民居于向也猶漢徙良家以實五陵魏徙冀州士卒家以實河南是也田卒汙萊不待農功之畢而徙之也而猶曰此不戕民下供上役禮則然矣雖民怨於下而不恤也

六章責其不忠言其作都于向也亦孔聖矣西京將危故遷而之東又恐朝謝事權夕生煤孽故委其政

於七子國所重者卿立三卿自比大國得以置三軍凡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而三卿皆我擇之則恩自已出巨室富强足為已衛又恐老成在於王所則因端悟主皇父危七子亦危故屏去之非勒令歸籍則斥置荒野于是七子暗通消息皇父遥執朝權又徙民之有車馬者實其新邑甲兵田賦取之有餘非聖於自謀何以得此自謀聖安得復顧我王也

七章此詩人為王朝之大夫非皇父之大夫也若皇父之大夫則三卿賂進無此忠告且王朝大夫自不在所徙之内其云徹我墻屋述民言也從事不必作從皇父之事泛指王事言復以讒口加我是老成既逐羣臣亦危誰為盡職之人皇父之惡斯為極也然則日食震電川沸山崩豈天也哉由於噂沓背憎專主爭競之小人耳欲禳天變皇父其首

八章言我里不敢斥言王國也多藏者有車馬者皆

徙以徂向所留者貧戶耳故甚病也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民皆暇逸而我獨勞以皇父病之也徹去也今日災異迭見天之警戒我也天命豈真盡去而不可為哉當盡人事以補救之耳我則不敢傚我友之自逸也皇父以下皆友也無論營向比周者為自逸即遁跡而去亦自逸也幽王君臣斂怨積惡上干天譴原其初皆一逸字致之通章結穴於此其所以清君心而勵臣節也至矣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篇名當闕其疑此詩暬御之臣所作而序云大夫按周禮內宰僕一人馭道僕等皆下大夫為之故曰大夫也所謂周宗既滅者指流彘之禍也夫民叛而逐王并欲殺其太子天下無王者十四年安得不謂之滅宣王既没幽復踵其亂政詩人追溯前事以為永

鑒焉正大夫六官之長而番維司徒家伯維宰則賢者安得不棄官三事三公以尹氏皇父為之大夫任國政者師氏以楀為之則賢者安能夙夜在公舉烽火以博婦人一笑則諸侯安肯朝夕無一非幽王之世也周遹西戎搆難已久王室大騷自然蠢動不出史伯所料則云戎成不退又明明刺幽矣若云追刺恐不能起死魄而庶曰式臧也王都西都也毛氏寫官記謂指王城如指西都當言還不當言遷不知遷

於王都對下昔爾出居言去王都為出則還為遷矣出居者正謂從西都而避居於郊如鄭伯寄帑皇父營向詩人欲其仍遷王室耳若東遷之後蝦禽所謂七姓從王豐鎬之民莫不東徙何待詩人招之耶一章有罪者指尹氏皇父七子之徒舍舍置之而不論也伏隱也捨此有罪之人不誅殛其辜既隱伏而不昭著矣若此無罪之民則饑饉徧及而受其害此天之弗慮弗圖故至此也

二章周宗既滅已然之辭也蘇氏范氏並謂周宗周之族姓夫斯時周之同姓徧天下而云既滅乎當指流𢑱之禍周宗謂周之宗子指厲王既滅猶所謂滅我立王也雖有宣王中興然至今無所止定正賴羣臣協力而孰知不然

三章昊天指王也補正云法度之言乃義理所歸宿如行者之有程也辟言不信則寘行而無所至矣陳善閉邪謂之敬辟言不信則人將欺誕以求容故戒

以敬其身而畏于天也此承上章覆出為惡之意以見王雖為惡而羣臣不可不敬慎以事其上也故下兩章言不敬之事

四章補正云戎既成而亂勢不退饑既成而民生不遂已獨憂病而羣臣無以是告王者王何由悛哉聽王之言則漫應之唯唯諾諾而已　此章言保身者之不能敬身以事上也蓋保身者常恐禍之及已敬身者盡吾身之當為聽言則答譖言則退保身之道

非敬身之道也　宣王三十九年敗績于姜戎氏料民太原勢已不振幽王繼之故曰寇戎已成

五章上章言羣臣之觀望不能有事君之敬此章言小人之巧言方且為逢君之惡乃巧言則休反是則瘁則人孰不巧言以媚主匪舌是出是從心上嘔出不徒著之舌也

六章承上章言人曰于仕孔棘且危殆矣彼不能言者王之所云不可用者也得罪天子直道難容矣

而巧言者王之所謂可用者也而怨及朋友清議復難容焉見幾者惟有避位而已此章原避位者之情見其不得已而然

七章然而敬身畏天者不如是也我冀汝遷于王都與我共事爾反云未有室家夫我固癙思泣血無言不痛疾以告汝矣而爾言乃如此然則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乎而為此託辭恐非敬身畏天之道矣嗟乎覆出為惡去者無以招其來留者又欲盡其類朝

廷之上惟巧言如流者而已國不亡可得乎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此篇盖為刺幽而作朱子曰不去者作此責去者

羣臣之去王跂之也集傳每節俱歸責於王未嘗

不用序意嚴坦叔謂七章俱用各開說不必以末

章為主立論最精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序補義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序補義卷十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劉文燿

謄録監生臣陳瞻燧

詩序補義卷十七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小旻之什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輔氏廣曰荀卿子樂正䶵皆以此章為畏小人而發而集傳不取者以詩專為刺王惑於邪謀初不為小人而賦也

一章直刺幽王而其病全在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不臧即回遹也下三章是形容不臧之狀

旻天指王也謀猶王之謀猶也臧與不臧臣下之謀猶也回遹由於小人王用之即王之回遹矣補正云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以為偶然耳猶望其或止故曰何日斯沮繼則凡臧者皆是違不臧者皆是依則無望其沮矣故歎其伊於胡底也

二章集傳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兩相字便含具

字之意其存心可惡其無識可哀

三章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箋云言小人爭知而讓過盖議論滿堂皆無稽之言勿詢之謀知自任之必有其咎故乍陰乍陽無有倚着

補正云問道當於已經與未嘗行邁者謀所以不得於道也

四章凡事本諸先民按諸典法遺大投艱可以一言而斷如文武周召皆先民也顯謨承烈皆大猷也今

所聽所爭只粗陋姘鄙絶不知國計民生為何等事則臨幾決務築室道謀矣金將尼堪謂宋使曰待爾謀畫既定我兵已在城下即此謂也

五章靡止謂國勢震動也膴大也靡膴疏云無大有人言人材剥落也俱引起之辭禍亂之來賢愚同盡泉流喻禍亂言無使同淪胥於敗亡也此章以用賢望之

六章極言禍亂將至欲王惕然知懼人知其一不知

其他正喚醒王處戰戰三句言我戒懼如此而王夷然不概於心何也

補正云人但知不敢暴虎而不知謀之回遹掐殃致凶猶暴虎也人但知不敢馮河而不知謀之回遹腦滯莫濟猶馮河也此知之者所以如在氷淵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詩故云所謂謀者亦黙申后登褒姒廢宜臼立伯服事歟　名篇之義當闕其疑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此篇大夫兄弟相戒篇中人之齊聖天命不又哀我填寡皆非泛設末章又與小旻同盖以家庭孝友之箴規為堂廉切近之藥石雅而近於風者也

一章嚴氏粲曰宣王承厲王之後而能中興幽王承中興之緒反致衰亂故一曰先人又曰所生以其親見者勉之言非久遠難知之事也

此大夫者周之世臣先人其列祖也自文武創業宣

王中興彼先人皆有功於國者念者念其功業也懐者懐其恩勤也若曰先人之勲業父毋之鞠裒至我而斬然中絶乎言外便是諷幽王宣王勵精圖治姜后待罪永巷其父母皆鋭意中興故諷之使懐

二章此以敬儀教其家而其意則刺王之荒於酒也幽王甘酒事史無所見惟列女傳云幽王惑於褒姒出入同輦飲酒沈湎故集傳謂王以酒敗德非誣也

天命不又言敬則天命眷我而留不敬則天命棄我

而去大夫之守家天子之守國其理一也故趙孟賦此以荅公子圍大明之首章　齊聖明指先王不知明指幽王却以人字彼字代之天命不又明謂勢將亡國却只作自相為戒對症良方而不令其苦口可謂善諫

三章此以教子勗其家意在諷王裕後以承其先也

言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固以物之善而取之矣桑間有蟲與蜾蠃不相似也然負之則化其不善以歸於

善矣況爾有子可不教誨之以使之善哉式語助辭言爾子之善與爾相似也宜曰之廢當時必有謂其不克負荷者小弁所謂君子信讒是也故詩人及之

四章此以勤敏勉其家人意在諷王勤政以紹乃父也脊令固是喻兄弟然此只重飛鳴上以興兄弟皆當努力也列女傳載幽王優倡在前俾晝作夜無忝所生正欲以庭燎問夜為法也

五章此及下章言刑罰之濫常懷恐懼欲王恤刑以

回天命以繼前人也以桑扈之不能自活與塡寡之不能自生以無辜而反受獄極駭異事而俱謂宜然更無門可叩於是繫獄之家人握粟出外卜之曰何從得生乎箋云自從穀生也持粟卜之從何能得生與於何從祿相似

顧炎武云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無泉貨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漢初猶然史記日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

奪糈

六章此只我足上章言刑罰之酷如此是以君子無不危懼而吾與爾尤當戒慎也幽王使士大夫至此刑政不可問矣

小宛六章章六句

國語秦伯燕公子重耳賦鳩飛注云鳩飛即小宛

按當時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也小宛言鳴鳩非鳩飛韋昭之說不足據

小弁刺幽王也　太子之傅作焉

平王事後不知追痛當事豈能哀怨作詩故朱子作
孟子集註定為太子之傅述太子之情也述太子之
言如身處太子之地故孟子以為知親親之仁毛公
以為得念父之孝也
按史記幽王逐太子宜白宜白出奔申國語亦云王
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則太子在申明矣此
太子在申其傅代作此詩感動幽王語語是居申情
景篇中俱以極瑣極賤之物相擬曰鸒曰蜩曰葦曰

雉曰伐木曰析薪曰投兔曰死人而我皆不如刺心刻骨眞無可形容說者離却居申宗旨泛作離憂致疑爲尹伯奇之作不知與伯奇所處之境天地懸隔

一章詩緝傳曰鷽鵯烏也鵯烏不能反哺猶已之不能致養然鷽出食在野飽則提提然羣飛而歸是其父子相隨爲可樂也按着眼在歸字以鷽之歸飛興已之不得歸也其云何辜非自謂無辜也親者子之天也我何處得罪於天乎我之罪在何所乎云如之

何是忖度之辭商量不出感格親心之路使親頓悟而召我也

二章怨已之不得歸父母之所也說者俱云周室將亡有神州陸沈之懼但細按前後俱是憫已之見逐國破君亡等意未嘗稍露幾諫之道與犯顏不同首二句言周道本平坦今若為茂草廢塞使我欲歸無從是時太子居申不奉幽王之召安得向都門一步人見踧踧我見茂草耳

三章言凡人皆得遂瞻依之願而已獨不能也上四句泛言之言人子未有不得親其父母者也我獨非屬毛離裏之人子而不得親其父母求其故而不得委之生辰之不祥而已或曰星命之學自古有之觀此詩可見　諸侯夫人出則大歸天子以天下為家后雖廢居宮中如後世長門是也故父母俱不得見四章上章以凡人起興此以微物起興言物莫不有所依而歎已之見逐也上四句反興下二句詩兩言

汎彼柏舟一仁人被逐一共姜失所天此云舟流不知所屆即泛字之義而語尤沉痛

五章言物各有羣歎己之孤立而無由白其寃也或謂以鹿比兄弟雉比太子之妻則太子放逐何暇念及伯服并妻子耶按首二句只泛言獸尚有羣鳥尚有匹若各有伴侶呼朋引類以自助而我乃如病壞之木孑然無枝曾鹿與雉之不如也漢書張良以四皓侍太子上謂戚夫人曰羽翼既成難摇動矣正如木

之有枝也今正人既逐羽翼翦除隻身遠竄猶失羣之鹿矢固易及無匹之鳥網不難加彼尹氏皇父七子號石父之徒方讒搆不已無一人知太子之無罪為之開悟其主故太子詰之曰爾諸臣何莫之知乎六章言己雖甚親而賤惡之物之不如也君子秉心兩句言王於吾為父子之親豈投兎死人比耶而王之執心維忍我至此而不之恤我不觧其故惟隕涕而已

七章言已放逐之由也伐木必以物依其巔者懼壓也巔謂木之上稍先倚以物伐其根則根斷而木不從人以壓薪必有理循其理而斧析之者易解也理即薪之裂處言雖細事皆當審慎而況國本所在不舒究之舍彼有罪之人而逐我他適乎時太子在申故云他適有罪指褒姒

八章此總叙其始終也上四句推讒言所自起莫高於山莫浚於泉以興莫險於人情故君子之言甫出

屬垣者迎合風旨而讒搆其間矣因言爾讒人毋擅居我勢位毋變亂我法度豈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日之事乎我雖放逐固憂之深也以見讒人交訌必致敗事微寓幾諫而已之俟命名歸不忍割絶之意惻然見於言外所謂親親之仁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趙岐注孟子小弁伯奇之詩也親親而悲怨之辭也論衡琴操並同韓詩以黍離為伯封作曹植惡

烏論亦謂黍離為伯封作孫奭以伯奇即宜臼王道以伯奇即宜臼之傅皆附會之說也昌黎擬履霜操父兮兒寒母兮兒饑兒罪當笞逐兒何為又曰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哀愴可與小弁並讀

巧言刺幽王也　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此詩人身被讒人之禍而急欲王之去讒也首言巳之無辜被讒而小人之讒始曰僭繼曰讒王之聽讒

始曰涵繼曰信蓋以漸而深也如於讒言初試之時立辨其奸則利刃斷物霎時可了而屢盟而信盜且甘盜且餤亂王於是乎病宗社揺典章紊此非癬疥之疾乃軀命之憂也而抑知讒人之計易窮其言易辨其人易去斯時君子如怒如祉則除亂如反掌顧令其口含酖毒手弄威權君父受病而不知無辜被僇而莫愬惟搔首告諸貪亂之天也悲夫

一章呼天以告王也無罪無辜泛言之四句方不複

二章僭僭差也僭差之言無實故曰不信僭者讒之萌芽涵者亂之根柢初生又生謂接續發動也集傳訓祉為喜能怒小人即能喜君子四語一篇之綱節節俱注意在此

三章按司盟職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神明是王令諸侯盟耳幽王亂政讒言數行人不自安故從而屢盟也

屢盟中已腐而外強示以堅而不知蛆宅其中君子

指王盟是與賢臣盟所以屢盟者有人間之也是在既涵之後欲信之前故僭始則禍根已種屢盟則禍幾漸長矣　君子於小人往往取其少有才能而小人亦以勤事結主知如温公謂蔡京曰使能任事如公則何事不可為而抑知非然也衹為王病耳供事益久病根益深癰疽既潰而大命隨之集傳用然字一轉極有分曉

四章承維王之卬來言維君子能建天下大功惟聖

人能定天下大謀讒人何人敢為國計民生之言吾

有以揣知其心矣　恭録

折中云外以甘言欺王實欲於中取利如彼田犬意在獲兔而已非果有社稷生民之至計也王柰何坐受其病也

五章言讒人之所以為王病者以其言也彼良材君子猶樹之以備用况賢才而可棄之乎行人之言猶心數其是非况妨賢之言而不之察乎蓋正意已在

興內更不補出詩中自有此例彼讒人之言不難察也度其言蓋有二焉時而為大言以籠絡人極其矜張安然出之於口而中實無所有也時而為巧言以中傷人極其便利則如簧之可聽而恬不知愧也其言雖多總不外此二者辨之不難而王何以坐受其病也

六章言其人則又甚易去也其未仕時居河之麋品甚汙下也無權無勇地甚寒微也此勇字以勢力言

之王假之勢位因尃為亂階耳然今日即有勢位既瘍又腫力不足以敵一人也此勇字以氣力言之雖大肆其謀衆多其謀而徒衆幾何黨羽可立盡也王何為而坐受其病乎居徒是小人伎倆葢此居何職彼居何地用心盡力以樹其黨及元凶就殛一網皆空絶不費手歴考史册無不皆然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

蘓公作是詩以絶之

此以末章為主上七章不過極力形容其鬼蜮之心耳然暴公之譖人極其詭秘而暴公之忸怩微露破綻其露破綻也在不入唁我詩人扼定此意故每章俱以此為詰責其實不唁固譖唁亦譖也特不唁而其譖顯然耳故曰壹者之來非望其來正責其不來也俾我祇也非欲已之安正明我心之不安也皆所以絶之也夫以情同伯仲而畧一掉舌便奪其位而

逐之去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豈一見而底裏盡剖一誓而山盟可固乎故凡言來則前愆盡棄者皆非也第君子絶交不出惡聲故賦體中處處以比興行之意殊含蓄至末方點清而猶未明指其人聖人取之以為性情之正也

一章不斥言刺暴公而但指其從者則篇中言其從者即言暴公也伊誰云從設為問者之言此人從何處來則云自暴國來者猶云自魯國齊國非必指其

君也故下又以彼何人斯發端都作游移不定之辭篇中多用胡字云字自作猜疑胡者怪之之辭云者他人所言若不敢以譏人坐實者然

二章二人即指巳與暴公也言我二人相從以行素無嫌隙則此禍誰為為之或在他人未可知也然既非禍我何以不唁我也從行者其始不唁者其今意者始之親不如今之疎而有所不足於我乎是可疑也

三章天下豈有聞聲而不見其身者補正云迹陳則入門矣聞聲則通問矣而不見其身蓋通問而不請見也或托言亟行及還而後請見故五六章及之末二句一君彼不愧於人而獨有愧於我也彼不畏於天而獨有畏於我也苟非譖我胡為如此

四章飄風傳以為暴起之風言疾也補傳以為摧折之風言厲也竊謂飄風者蹤跡不可測度之喻隱隱指譏言言彼何人斯今則為飄風矣自南自北任其

所之可也胡為逝我之梁我獨遇之祇以憂亂我心也蓋謂譖言所播自南自北任爾加害不及於我猶幸免耳胡為譖及於我耶風刺極隱

五章六章本一意作兩層以責之祇安也不疑之謂也

七章乃追敘其前日也諒照察也又知也索也言我昔與爾情如兄弟和如壎篪勢相比次如物之在貫也諒汝有不知我之時我即以此三物詛爾此事於

神無不消釋而不意今日譖我至此故下章直刺之

詛爾斯言以此三物詛爾不知我之事詛非一次亦

非兼用三物葢君子小人同居政府議論不合好惡

異趣往往有之君子坦懷接物一經詛盟銷化無有

而小人則積久成隙匿怨而友故陰爲中傷使之去

位不特大權獨歸掌握并平日之氷炭我者皆一時

報復

八章疏云研窮而不得其情於是怒而責之視人承

面目來郝氏敬云爲鬼爲蜮受害者不見其形汝乃人耳靦然面目相看而爲此罔極不測之事故作此好歌以窮究爾傾險之心也罔極猶園有桃青蠅之罔極皆不測意反側即罔極意

讀至末章方知逝梁不入聞聲不見飄風南北曰亟行曰難知皆鬼蜮也人面而鬼蜮所謂孔艱也節節寫出鬼蜮而渾然無迹故自以爲好歌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　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此遭讒而被宮刑故其言腐心刻骨重第六章三百篇中無有痛憤至是者此夫子謂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也前二章正欲投畀之實也三四章雖若告小人者亦見王心悔悟貝奸不難辨其喫緊處全在五章一視字無心為見有心為視盖王於小人從未注目視其所為若能視則生疑疑則生悟必且謂其不信而禍遷於彼故譖人者不必為豺虎食為有北

受只須留以待王加之顯戮則眠者帖席矣

一章傳云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錦文言錦如貝之文也重錦不重貝萋斐指貝錦盖用比喻字面成者譖人成之也言萋兮斐兮文采昭著者貝錦也而譖人之言竟成萋斐之貝錦顛倒是非説出來真文理斑爛眩惑主聽使其不聽不休譖人如此不太甚乎

二章陳氏云南箕箕星本非箕器張口如箕也貝錦

是譖言絢爛之象南箕是譖口鬒張之象言哆兮侈兮口張舌廣者南箕也而譖人之口成是哆侈之南箕張大肆妄不難啓口傷人亦且同聲共詆以傾善類使之不盡不休誰為設此謀而慘毒至此乎

三章承上貝錦來盖貝錦是借喻其一段成之之實尚未説出故此補足之下章倣此言其成是貝錦也緝緝然如絲縷之組織相繼不絶也翩翩然往來窺伺以為織之之具也其意不過謀欲譖人文致其罪

耳下二句設為告小人之辭言爾當慎其言王之明非汝所能終蔽也爾之不信王將立見亦即喚醒王處

四章承上南箕來言其成是南箕也捷捷而口之儇利也幡幡而舌之反覆也其所謀者欲譖人之言鼓動主聽耳當譖王之時王豈不受之行誅罰哉既而悔悟即以所受者遷以予汝如教王斥逐後即以斥逐予之教王誅戮後即以誅戮予之遷對受言猶還

也與謂爾遷於王都遷字對下出字者同

小人不可以名義動而可以利害怵寬一分排擊便為君子寬一分罪辜而國家存一線元氣然詩人之意在蹴起下視字耳

五章蒼天蒼天非呼天也呼王也視彼驕人庶幾謂其不信而因以遷之也矜此勞人庶無貝錦之傷南箕之構也

六章有昊指王也不食不受待王明正其罪

七章郝氏敬曰楊園下濕之地有路上倚於畝丘譏加於卑賤漸及於尊貴矣

孟子遭讒而被宫刑為寺人非既為寺人而後遭讒也所謂微賤指未刑之前孟子本微賤者及其既刑而後為寺人也若在大臣豈有為寺人之理詩人惡惡而歸結於敬字是君子待小人之法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　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此述朋友相怨以刺幽王也幽王刺詩當從諸詩合

觀之小弁作而父子之恩絶節南山正月作而君臣

之義缺角弓作而兄弟之倫廢白華作而夫婦之道

苦何人斯谷風作而朋友之誼乖有一於此即足致

亡而況於兼之欲其不亡不可得也

一章傳云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谷風或作大谷

之風然東風謂之谷風見爾雅嵇中散詩習習谷風

吹我素琴注谷風春風習習風和貌可知古人讀是詩悉依毛訓

二章寘於懷便是棄如遺之根

谷風三章章四句

蓼莪刺幽王也　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焉

孔叢子曰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

箋云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按此詩創鉅痛深非身罹大故不能為此然只孝子自作寫其終天抱恨而或以暴君虐政等辭入孝子語中者非也詩為孝子所作太史得之入告於王使之深維所由致此者而發其悔悟也

一章言愛我如莪長大則為蒿父母劬勞一旦泯沒句中有無限不得遂志盡職意其哀慘在字句不到處生我劬勞生前之父母也哀哀父母死後之父母也於死後計及生前痛絶

二章勞而至於顛頓則更病矣已猶是蒿而親益病已德不增而親恩日重也

三章傳云缾小而罍大箋云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為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

父母衰老故以缾為喻子壯盛故以罍為喻老者資壯者之養猶缾資罍之助也缾罄罍耻父母不能終養乃子之責也鮮民单獨之民猶所云孤子不如死

之久使吾親早可以絶望也

四章此承上文劬勞勞瘁之意詳言之而深恨其無以報也子於親不可謂德欲報之德我欲報父母之德也而如天無極何以報之

五章六章追叙其聞訃之時也烈烈律律猶言栗烈謂山之氣寒發發弗弗猶言觱發謂其風之疾也葢孝子在役聞父母之訃此時天氣愁慘飄風猛厲勞苦之時又罹大故覺行役者人所同而罹辜者我所

獨於作詩時追憶以述其痛酷有如斯也傳云烈烈然至難也得詩旨矣

人當父母新喪雖遇賤夫走卒凡父母尚存其一言一笑皆視為至樂我終身必不可得之異數詩人兩言民莫不穀以此也於自已一想我於父母更從何處著手百緒填膺總於父母身上無益所謂不卒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姚氏謂親遭讒言而歿已不能代而作則以幽王

之世多讒言附會之也大戴禮用兵篇夫子稱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以為其父母遭兵而死則又以王衰事而為之辭也

大東刺亂也　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說者謂幽王厚取於東薄取於西不知幽王之虐蔵內之民應先受毒豈能以近在輦轂加以寬恤之政哉詩人所刺西人之子亦指在位之小人耳不得言

京師之人也

一章賦也　恭録

折中云饛滿貌飧熟食也鄭康成曰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捄長貌棘匕以棘為匕所以升鼎實也砥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有位者小人下民也言周之盛時諸侯大夫朝貢往來所至之處饔餼豐盛道路脩整故君子履之以為安小人視之以為樂今乃睠言顧之而潸焉出涕者以周道猶是而周政日敝非復前時矣

二章東方之國無小無大杼柚皆空者以盡輸之於周也補正云行彼周行無車而徒也言其貧薄之甚按集傳云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徒行故見其佻佻

三章正言以告之

五章范逸齋曰竊意譚大夫因輸送所賦之物於京師而作是詩故此章明言東人之子以輸送為職可謂勞矣殊無勞來之禮而西人之子無功享賦衣服鮮明不自知其不稱而無愧恧也於是歴言西人

王氏道曰熊羆貴者之表與百僚互義舟人私人當有所指言厮役之賤皆濫冠裳享禄食

六七八章補正天漢有光望其能鑑我之情也織女七襄望其能助我以力也孰意織女報章不成而牵牛亦不可以服箱畢亦不可以罩籍乎雲漢不可監而啓明長庚亦虚有其光乎其意盖謂織文菽粟百貨皆人力所成非天降地出神輸鬼運也豈能恣取而不竭哉

此皆極怨之辭六章非直望其助也言東國財力已盡而西人誅求無已或者自天降之方可供汝之求七章言欲天降之而天不能也八章言天非維不能降而且若為吞噬挹取之形使人可畏則無從告之於人并亦無從告之於天此其所以潸焉出涕也

大東八章章八句

曰服箱曰南箕曰北斗則知徵及粟米矣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則知徵及酒醴矣曰鞙鞙佩璲則

知儆及寶玉矣曰有捄天畢則知儆及鳥獸矣雖葛屨屨霜公子徒行不顧也盖在位者微賤小人市井無賴谿壑無有窮極彼節南山之姻婭膴仕正月之嘉殽洽比十月之交之擇有車馬試思此物將安至哉而周遂以亡故曰刺亂也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在位貪殘下國搆禍怨亂並興焉

詩殆作於幽王之末年乎節南山以下皆無此沉酷

訴及先祖甚於呼父母我日構禍我獨何害甚於讒口囂囂匪鶉匪鳶無所逃於天地甚於臨深集木盖國亂已極天命人心岌乎不可留而身為世臣義無可去惟有鞠躬盡瘁明知無益而圖之庻幾見我先王列祖以告無罪此詩人之志也

一章疏云四月已漸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興王初即位惡政未甚酷至於今乃極酷也

補正云四月陽盛已極至六月而盛德長養之氣盡

矣以治運已過而亂方生也不幸適生此時何先祖之忍予乎猶正月次章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也

按左傳稱趙盾為夏日之日註云夏日可畏故維夏徂暑為酷虐之喻先祖匪人原解云先祖於我一氣相關非他人比寧忍棄我不救乎

二章亂而憂憂而病矣字有人人皆然意正與具字應於何所適歸乎言無可歸之所也已含七章意

三章疏云以寒風喻慘毒之政則言禍害者正謂毒政之害也

箋以此章類蓼莪故有不得養父母之說其實非也所謂害者大夫遭亂世讒口及之訶譴及之而艱鉅又及之而又悲命憫窮傷心慘目總此一身受此痛酷耳於夏曰忍予於秋曰何歸至冬已極故曰我獨何害穀善也言民皆泄泄如燕子之處堂也

四章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喻朝廷之上多善人也宣

王中興吉甫方叔之徒遍列朝廷今一變為貪殘賊害之人而莫知其誰之過也暗指幽王廢王廢之也廢變置也左傳廢六關是廢即置也楚辭昔日之芳草今直為此蕭艾劉禹錫云惟有紫葵燕麥動揺春風耳即此詩意

五章傳云構成也箋云猶集合也補正云視彼流泉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豈有日構禍本而能善終者乎其曰我者不敢斥言其上泉之源本清有時而

濁者泥沙汩其流也世世之運常治而卒至於亂者殘賊搆其禍也此搆禍如搆怨之搆暗指求太子於申事驪山之禍殆灼見之

六章按一統志江漢並在漢中境周南士女往往言之安得為遠言江漢發源於西統南方之國包絡之源遠者流自長也我自先祖來莫不盡瘁以仕王朝源遠流長有如此江漢矣王曾莫我顧念而一言不納乎集傳有識有也猶云顧念

七章首言先祖則世臣也與國存亡義無可去故為無處逃死之辭

八章詩所云生亂世者既不能如鳥之奮飛魚之深藏庶幾山隰之間采掇草木以終老乎然未能忘良思故歌以告之

至於春時薇蕨並生杞荑同茂儘可遯荒終老然世臣義無可去惟作歌以告哀庶幾王之一悟而已

四月八章章四句

孔叢子以為孝子思祭韓詩以為行役之詩詩故以為南國困於征輸皆非也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詩序補義卷十七

詩序補義卷十八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　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孟子曰是詩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已盡此篇之旨蓋不得終養只於首章見之通篇俱承此

意不徒行役不均之怨也

一章言王事靡盬君臣之義固無可諉而憂我父母人子之心其何以安李氏樗云王事則無不堅固矣然而憂我不得養父母也

二章言天下孰非臣而父母惟有子王無我無不可使之臣親無我更無可依之子何為從事獨賢不容終養也獨使我有父母之子所以為不均

三章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是報國之日長而報親之

日短陳情表似以此詩為藍本只就王使我之意於人子身上一照便有垂白二親需人奉養意一末字兩方字正見報効無窮何苦奪我愛日致恨終天四章五章六章或者謂王事多難凡在有位義不顧私忠孝無可兩全而今逸者如彼勞者如此王試察之孰為寛閒孰為勞瘁孰閨房燕樂且有妻子之懽孰馳驅道路莫慰門閭之望則勞逸見若樂分必有以遂人子終養之志矣故此篇孝子之悲思非勞臣

之感憤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呂東萊曰荀子大略篇云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韓詩外傳云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繇此觀之在所樹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

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焦氏易林云大車多塵小人傷賢其憂百端

此詩荀子與序合葢首序與詩並傳而荀卿述之也小人未進往往曲意承事君子使之深信不疑一旦得志反脣相噬并君子逐之詩中衹自塵兮維塵冥冥取喻了然

一章車輕則操縱在我大車則進退不能由已故為進小人之喻塵者蒙蔽之物故為自取汚辱之喻小

人既進放恣為奸將來不知何底一念想着如負重疴無思者猶云不可說也正是思之深處序著一悔字深知詩人之心兩祇自猶云前既自悞今又自病更不值了不得已且置之耳是無可奈何之辭

二章冥冥訓昏晦故以興不出於熲業已昏晦雖胸中耿耿小明無裨也扶進小人是昏晦也悔則其小明也

三章古義云雝陸本作壅有障塞之義先言塵繼言

冥終言雖轉起而益盛也沈氏說道憂而敢思猶可言也憂而不敢思不可言也重猶累也思則百端交集徒自覺其累重耳亦深悔之辭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按桓寛謂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程子謂古者戍役今年暮春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防秋至過十一月而歸玩采薇詩當以程子之說為正何記彼共

人爾君子皆作詩者自謂也無恒安處憚毒皆安於命也靖共爾位憂畏惟一於義也神聽而式穀則天之所相罪罟譴怒亦可以不至矣自勵還自釋也

一章大夫徂征載離寒暑為事之常而云其毒太苦何也幽王之世亂世也君子每與小人相近凡可以殺君子者無不為功則小人享之咎則君子受之云其毒太苦涕零如雨悔恨之意深矣

此二月言夏正建卯之月下不得言日月方除若作

周正建丑之月不得言日月方奥按本文二月初吉繫於至艽野之下則至艽野之日為二月朔其啟行之日乃在正月之初以夏正言也日月方除始除也正月之初日月始除之後也正月始和東風解凍故又云日月方奥也正月始温二月則春日遲遲不得言始温矣詩人有以汝指已者如于女信宿是也有以彼爾指已者如此篇是也共人是詩人自謂則下文涕零如雨可以直接

二章傳云除除陳生新也蓋夏令正月之初歲方除也我事孔庶一事未了又以一事命之所謂一埤益我也懷顧懷顧自已生平也

三章劉氏彝曰采蕭穫菽冬之事　箋云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

四章五章詩人自指而曰彼曰爾不有其身也靖共自勖而必正直之人是與斷不與小人相比也則罪呂譴怒有不免矣而神聽式穀必有以諒吾心小人

其如予何哉詩人幾於樂天知命者矣對安逸說故

自謂共人對小人言故自謂君子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刺幽王也

史無幽王東巡之文說者疑之或據左傳椒舉曰幽

王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淮水出桐柏山桐柏與太

室皆豫州山杜預註太室中嶽也以左氏證此詩宜

無不可或又引蔡邕明堂月令論以駁之按宣王初

年南征北伐命將出師而淮北徐夷王獨親行可見淮北之夷強甚宣政不終幽王繼之安能保其不蠢動乎幽王為太室之會因而遨遊淮上固有是事也杜預以後世地里釋古文者甚多又安見杜不足信而邑獨可信耶嚴氏云經之所有經即史也則亦無待於引證矣

一章傳云幽王會諸侯於淮水之上按鼓鐘淮水之上不過在臨淮之國非必臨流作樂也此日之車馬

喧闐赤芾金軝必燦然可觀而聞樂者憂心且傷何以故孟子所謂舉疾首蹙頞而相告也曰淑人又曰君子曲盡思慕之神先王周之盛王也

二章三章其德不回其德不猶所以懷之而信不能忘也而憂心之故可思

四章集傳同音言其和也堂上鼓琴鼓瑟堂下吹笙擊磬音律皆和也不言吹擊所以屬句耳陸氏詩學云曰鼓鍾曰磬備舉金石之奏以為作止之節按金

聲玉振就始終言之樂既作八音並奏非謂金專用之聲玉專用之振也堂上以琴瑟為主堂下以磬為主鹿鳴鼓瑟吹笙堂上堂下各舉其一那之依我磬聲八音惟磬難調故必依磬以協律也籥舞者所執也言雅南之聲籥舞之容皆不僭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謂此詩昭王南遊於淮水之上者本鄭康成也詩故云記徐夷僭王僭王之事又詩學雜引竹書穆

王伐徐事及穆天子傳以淑人為盛姬皆存之以

備考

楚茨刺幽王也　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後序以此下十篇俱為刺幽之作因撰出政煩賦重及傷今思古等語其實非也按幽王承宣王之後先朝老臣如方叔名虎吉甫程伯諸公應有憖遺當其即位之始以先王勤民事神之政朝夕諷詠以教之

猶之周公以文王大明之什七月之篇陳於成王也
成王賢主也故曰戒曰陳幽王暴主也故曰刺皆史
官從後之辭也
一章言荒穢之土今皆沃壤皆我祖宗剪除茨棘藝
黍奉先以詒福於子孫者次第説來已使後王惕然
深思皇矣篇修之平之章類此
首二句直追溯到后稷公劉以農事開國貽我丕基
不特為此篇之冐且為下三篇統冐也　篇中祭祀

節次只順詩看去不必依少牢特牲補正以介景福之介宜訓助

二章詩所云此章言方祭而主人初獻求神之事

補正或肆或將體解而進之也郊特牲腥肆爓腍祭注肆解剔也

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祊此詩所云是也一是祭之明日繹祭之時行禮於祊若禮器所云是也正祭之祊在廟門內之西繹祭之

祊在廟門外之西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内祊之於東方失之矣何氏云祝祭于祊爲行禮之始略如迎神之類祭統稱祭有十倫首言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則是祭祊爲行禮之始之明據或問索祭于祊有牲否牛人職云索祭之牛謂之求牛求即索也

神先祖之神也疏云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保傳云安也集傳謂神保尸之嘉號補正云五

章既曰鼓鐘送尸又曰神保聿歸則非言尸明矣蓋神具醉則尸可起尸既出則神當安然而歸也次章神保是饗謂神安然饗之也三章神保是格神安然來格也　對先祖稱孝孫乃主祭之人謂天子也三章此言祭獻時君婦賔客之事何氏古義君婦猶云御妻指九嬪之屬周禮九嬪凡祭祀賛玉齍賛后薦徹豆籩世婦涖陳内羞之物而女御又賛世婦盖薦豆者后而君婦亦各涖其事以賛之也莫通作寞

謂寂寞無聲與奏格無言同意君婦敬而后之敬可知矣

獻酬交錯不是祭畢而燕蓋獻尸之後而賓主導飲非可笑語之地也詩所云笑語祖考笑語記曰思其笑語笑語得則神之來格可知矣故曰神保是格按至行旅酬而禮儀合度情意歡洽知祖考至此必喜極也

四章詩所云此言畢獻而受嘏之事

觀下章則此在飲福受胙時徂往也言尸命工祝往孝孫酳尸之位嘉賚孝孫而飲之致告以嘏辭如下文所云也二句當連看賚孝孫之禮少牢謂佐食取黍摶之以授尸尸受之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於尸西以嘏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云云按此雖大夫禮然所云卒命祝猶此授以致告之辭也云嘏者猶此謂賚也孝孫酳尸之位在户内西祝於户西嘏之猶此謂徂賚孝孫也皇尸以下之辭猶此苾芬

以下之辭也然後知集傳引此一段正補徂賚之義
徂賚之物特牲尸以葅豆親嘏主人盖士尸卑其禮
質無工祝徂賚若大夫則少牢所謂佐食摶黍授尸
矣天子之禮鬱人云大祭祀與量人受斝之卒爵而
飲之鄭云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
其卒爵也然則嘏禮天子用鬱鬯矣飲福者飲福酒
也受胙者先儒以為受酢之訛也飲之受之皆此鬱
鬯之酒也飲工祝以飲主人受主人受之也工祝既

嘏以酒復致告以辭則飲福受胙即嘏禮也乃鄭氏箋詩忽背傳訓釋既齊為減取遂為每物徧取之說云嘏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於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夫大夫猶命佐食王尸何至親嘏主人且摶黍葅豆論者猶疑其瑣細而天子之禮乃徧取豆品以擩於醢其褻不已甚乎皆其說之謬也苾芬四句以禮物言既齊二句以禮容言其云使爾無一事不得乎此是找足永錫爾極句下云報以類乃指萬

億之福

五章此言祭畢而送神之事

神具醉止正致告之辭必告之者諷尸使起而難以明言因託為告主人以諷之故告利成之後即云尸謖也箋云具皆也疏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傳云皇大也箋云君也載之為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𩜹文謖起也尸本像神而神之去來憑之故為神之節度也保安也箋云

神安歸者歸於天也

箋云宰宰夫也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疏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賔客則徹王之胙俎註云胙俎最尊其餘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以膳夫爲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膳夫上士二人中士二人下士二人故言諸也周禮九嬪云贊后薦徹豆籩徹籩豆者后而諸婦贊之也不遲傳曰以疾爲敬也

六章疏云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詩所云詩言祭祀未有備始終如此者

稽首首拜至地也或謂拜手而稽其首也稽留也凡拜皆跪手先至地首至手稽留不即起也

傳曰替廢也引長也子復生子孫復生孫子孫勿廢而長引之爾雅云子子孫孫引無極也其所以曉後王者深矣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按此篇或以為豳雅或以為勸農其說固非古義以篇中有神具醉止斷其為時祫又分此篇為秋之祫甞以周禮大司馬有秋獮致禽以祀祊而此云祝祭于祊也下篇為冬之祫烝則以篇中有是烝是享也不知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凡廟祭皆然何獨秋祫大司馬祀祊鄭云祀四方之神下篇是烝是享傳曰烝進也泥一字以定詩㫖鑿矣

信南山刺幽王也　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說見楚茨或曰如數篇作於幽王初政則當在節南山之前其果錯簡歟曰非錯簡也使移置節南山之前次於斯干無羊之下則後人必以為宣王詩也編詩者以節南山諸篇列於前而以楚茨等詩附於後使讀者望而知其為幽王而作猶張子謂國風若非以衛分之則王風無異於正風是也且以見幽王初政未致敗壞而國有老成未嘗不以成王之業勗之

故謂詩移其次者乃鄭氏之說而學者乃敢妄易次序尤侮聖之甚者也

此篇與楚茨如出一手彼之所略此之所詳而此前三章即彼首章意而詳衍之

一章二章朱氏公遷曰田之治者禹之功穀之生者天所賜詳述之不忘本也何氏楷謂畇壠也畇為壠中水道六畎為一畇對畎則畇為高畇即田身是也金仁山謂六尺為步畇濶一步長百步即今種荳麥

者作田疄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疄向南向東視水土之利又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甽同畎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一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壟草因隤其土以附草根比盛暑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按二說不同其實相須也盖穀宜高燥則畏水故多為水道而植於畝穀宜下濕畏旱當厚培其根而種於甽不比東南水田也但何氏謂六畎為畝非是當

從志言三畎為甽

匠人百畞為夫夫間有遂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凡遂在田首攔截於田之起處即諸畎水所同注也畎則甽中之小水道也謂遂東流則甽南者不越孔疏縱橫二字如遂東入於溝則遂已横截於南諸畎水當直注於遂畎直甽亦直横者東則直者南矣遂南入於溝者倣是所謂順水之勢也水勢所注非東則南畎甽雖有西北總以遂溝為主縱横定而止言東南

可矣

三章四章上言曾孫之穡事成為酒食以奉尸與賔客也下章言曾孫之地利盡供果瓜以見其備物也四海九州之物備矣而獨有取於中田之瓜者廬舍疆埸皆皇祖所締造瓜瓞剝葅乃孝孫所經營故神恱而天降佑也古義云上章埸字分指九夫之埸下章專主公田之埸也於是種瓜藉以獻皇祖周禮甸師祭祀供野果蓏之屬埸人掌國之埸圃而樹之果

菰郊特牲云天子樹瓜華亦天子囿樹瓜供祭之證也

五章六章上但舉祼獻迎牲而朝踐時節次俱在言下下章言饋熟曰祀事孔明而以後節次亦在言下全備祀典只舉一二端以括其餘

箋云享於祖考納亨時疏周禮太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牲碩則贊

注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鸞刀傳曰刀有鸞者割中節也疏鸞鈴也集傳執主人親執也按祭統君親鸞刀羞嚌則饋熟時割所羞嚌肺也禮器君親割牲亦薦熟時親割牲體也與此納亨啟毛時無涉惟祭義祭之日君牽牲既入於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註麗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尚也然又卿大夫執鸞刀非王親執夫嚌肺牲體君俱親割況告幽全乎則王親

制殺而卿大夫贊之祭義之辭有未備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何氏楷曰朱子疑為豳雅此詩有從以騂牡之語明是周有天下所尚豈豳侯所有我疆我理王事也鸞刀啟毛王禮也觀其以曽孫配禹此其為曽孫何如者即諸侯不敢當而乃以為公卿奉宗廟之詩乎

鄭氏樵曰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

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九萬夫當得九
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
間有洫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
澮不幾太少歟鄭康成求其說而不得註遂人則
曰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為制註匠人則曰此畿内
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之公邑蓋以鄉遂不晝
井惟以夫地為溝洫而采地則用井田法也求之
於經無明文而詳考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

不相合但講求周禮未精耳今畫為圖以示之匠人之制舉大槩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無不合者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九九井計九溝横通一洫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為一成中有九洫横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區直通一大澮横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為九萬夫之地合而

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

甫田刺幽王也　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大臣述先王之事責重在王者身上每稱曽孫者言自古有年直推到先世先王為后稷公劉之曽孫

既重農事於前今王為先王之曾孫安可不亟田功於後此又諷王之大旨也　前二篇意主奉祭而推本於重農此二篇意主重農而歸本於奉祭　通篇大意一章已提其綱二章祭報方社從古字生來此有年之見於往日者也祈年田祖從今字生來此甘雨之祈於今日者也第三章即從黍稷薿薿順接去一時南畝之適耨耔之勤髦士之烝無不在內末章極言今日之有年而十千之取農人之食又出於此

而以社以方無不舉行農夫於以有萬壽之祝也

一章令指曾孫之時也集傳訓耔字引漢書因隤其土以附苗根顔師古註隤頽也謂下之也言下其隴之土以雝畎之苗孔疏隤謂壝集傳因之壝者封培之意正與隤意相反詩緝適南畞有司之事下曾孫來止方是成王省耕

髦士朱子引管子秀民之能為士者爲而勞之只重勞農上因之識别其俊秀已寓選造之意箋謂講貫

道藝恐非其時

二章逸齋云王者祭社稷用太牢不言用羊王者祭四方則歲徧不當祭於田間此皆先王時民俗祭祀如此其說固然又云王者省耕時見之按本文我田既臧臧者即下文善且有既者已事之辭農夫之慶慶字即指方社報賽之事盖田既臧而報神慶孰大焉已是萬寳告成之候非春耕時矣則此二段非一時之祭可知集傳以報祈劃開最是盖上章已說到

耘耔之斂第三章本可直接此章横插二段言去秋
歲熟報祭社方為農夫之慶今日始耕復祀田祖為
甘雨之祈盖於自古有年令適南畒交縫處說得詳
明而形容先王成民致神倍透故末章只以農夫之
慶一點自足方社主報田祖主祈亦互文耳
三章補正攘者饁者以糲食不敢進故强取而嘗之
也嘗其旨否蘇氏謂田畯嘗之東萊謂王自嘗之義
俱可通但此句緊承田畯至喜來正摹寫其喜處且

此章以曾孫來止一句領起中七句皆曾孫所見其一時婦子官民禾畝景象而以不怒兩字兜裹血脉更貫當從蘇氏末二句曾孫省耕時所見如此甚協其心而不怒其意若曰今日之農夫亦既克敏矣蓋克敏句是曾孫意中贊語正不怒之實也不怒即喜也田畯曰喜曾孫曰不怒異其文耳省耕其大名實省耘也

四章集傳將農夫之慶懸空說則下二句拍合不到

祝君上故不得不以萬壽稱農夫耳按千斯倉三句一直說言斯時當用千倉萬箱以貯此黍稷稻粱之多於是方社報神為農夫之慶其報神時從而祝曰維神報以介福使我君萬壽無疆也何以不明言方社以二章已言之故只言農夫之慶自見蓋慶字內已包得方社

甫田四章章十句

古義移此二篇於七月之下蓋誤以為豳雅也辨

見豳風之末

大田刺幽王也　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篇中寡婦之利只是形容豐年無不徧及之恵耳先王鰥寡孤獨有養非必資此遺秉滯穗後序因此牽合刺幽之旨非也按此篇與上篇其旨畧同上篇責重王者之意顯此篇但言民間耕斂之事而由於王者致之自在言外其言播穀民自播之也稂莠民自除之也螟螣之去由於神雲雨之賜由於天先公後

私篤於小民遺秉滞穗均於寡婦即末章曾孫之來不過觀稼穡報田功而已則此日士女幾忘帝力何有通篇只首章用曾孫是若四字點明以下語語說民間却語語歸到王者身上矣

一章凡言農功說本年事都從舊年說起以見備之豫濫觴於豳風七月篇

二章李氏樗曰非田祖付之炎火之中民見其無蝗蟲之害遂歸功於田祖自古賢太守猶能使蝗不入

境況王者之治乎
既者已然之詞言民得此方皁堅好之百穀由於人力之勤而稂莠去天時之善而蝗蟲除也蓋首二句便是穫斂之時下六句特推其由不是既堅好而又恐稂莠也
三章承上章言稂莠去蝗蟲除而或者亢陽無雨澤則亦不足以成方皁堅好之百穀也今則雲盛雨徐公私徧及夫而後方皁堅好而可以穫矣以下遂言

斂穫之事前四句亦是追原所以致此方阜堅好之由

四章曽孫之來為省斂也而婦子之饁田畯之喜并不必有不給之助來方禋祀又是第二次來為禋祀不為省斂也來字勿合倂看

大田四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朱子曰序以命服為賞善六師為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

周公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歷世相承至夷厲而廢遂有流彘之禍宣王中興復會諸侯於此車攻吉日所由作也使幽王能繼宣之業庶幾人心再振周道以興乃觀其初政委靡詩人因述列祖朝會東都之盛戎服馭師者以諷之欲其率祖考之行也故篇中保家室保家邦皆作危辭言外見夷厲一蹶萬不

可再蹶郝氏以為雅而似風良然　考宣王之末姜戎敗績西戎未殄兵威不能復振故於嗣王以用武為昜老臣謀國凡事見幾何待驪山之禍始發黍離之痛

一章泱泱洛水今昔猶是所可壯美者君子至止耳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見所以有此福禄以其威武震疊也

二章萬年家室只在鞞琫有珌上盖不忘武功以作

六師天下不生覬覦之心則王室自無漂揺之慮

三章既同就現成説言戎服以作六師天威振肅諸侯大小相維强弱相安無不同享其福祿也於是天子聯為一家而君子亦得萬年保之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按季本以為宣王詩不知朝會東都不獨宣王也郝氏敬保其家室對幽王廢太子事此詩詞無悽惋未必作於三年廢后以後也何氏楷以君子指

鄭武公益無據矣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　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

孔叢子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

朱子曰此詩皆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譽文章威儀之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絶之意

幽王初政即有厭棄舊臣任用新進之心萌芽已動未敢猝發詩人逆探其旨以力制於微故詳述勲賢

之在位者有是才德宜有是爵祿當始終任用不可萌棄絶之意也

一章言華葉俱盛自著為觀美興之子才德俱美自協乎人心有所譽處非倖致也而不可遺棄之意自在言下

二章何氏曰有慶指祿位言如王制孟子所謂則有慶是也

三章惟天子之卿駕純駟諸侯亦然言裳華以或黄

或白而見其盛車馬則以純色而見其盛六轡沃若若固有之也非甚盛德何以如此

四章君子指之子謂賢者也箋云似嗣也說文象也才德如其先人故受天朝寵任亦如其先人也此賢者是周家世卿之子孫如名伯家父凡伯之屬幽王不善性成或畏其悻直或摘其微瑕如趙高所謂除先帝舊臣更置陛下親信此意萌老成空矣然其事未形其幾甚隱不便明攻所忌詩人反覆推崇賢者

之才德式穀似之不愧先人享有祿位而不誣葢其詞若卷阿而其意實小旻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古義意其爲鄭武公而作非也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詩序補義卷十八